

第一章 法官，她只是一个孕妇！



近日来，江氏科技的接班人江思成和女明星沈薇薇的离婚官司闹得全城皆知，微博上的话题刷了一轮又一轮，轰炸着公众敏感的神经。

江思成是城中新贵，年纪轻轻就和女明星沈薇薇奉子成婚，跌破众人眼镜。

女明星沈薇薇，以选秀出身，迅速上位后，拍摄众多广告，片约如雪片飞来，却在最红之际，嫁给了江思成，让人不胜唏嘘。

谁知才子佳人的美谈不过几年，狗仔队就爆出了江思成和嫩模同游海南，与沈薇薇感情不和的消息。

而后小三高紫琦浮出水面，又有狗仔拍摄到沈薇薇形容枯槁地到幼儿园接送小孩的新闻，两人的离婚官司就在大众眼前炸开了锅，大有愈演愈烈的意思。

到底是江思成钱多力量大，一举夺走小孩的抚养权，还是沈薇薇以弱者姿态博取法官同情？两人到底是离婚呢，离婚呢，还是离婚呢？

实在是一锅炖了小三、婚外情、高富帅、女明星的好戏！

★★★★★ ★★★★★ ★★★★★

这一天，是江思成和沈薇薇离婚官司开庭的日子。

法院外，狗仔队们早已架起了长枪短炮，蓄势待发，坐等这出离婚大戏开场。

江思成还没到，沈薇薇的身影已经出现在法院门口，一袭曳地连衣裙衬得人薄如纸，黑超遮面，抿着嘴，看不出表情。狗仔队们一哄而上，争取有利地形，闪光灯噼里啪啦一阵乱闪。

“沈薇薇，这次离婚是你提起的，请问你是真的想和江先生离婚吗？”

“能不能透露一下你对高小姐的印象呢？她真的是插足你们婚姻的第三者吗？”

“请问你想要争取小孩的抚养权吗？”

“请问你是否……”

尖锐的问题连珠炮似的抛出，让人毫无招架之力。

沈薇薇惨白着脸，默默地承受这些问题的刁难，尽管她身边有经纪人和保安，却还是被人群挤散了，举步维艰。

就在这个时候，从人群的一端，传来了一声气壮山河的呼喊声：“都给我让开！”

众人侧目，发现说话的是一个胖得看不清楚五官的姑娘，身穿牛仔褲T恤衫，硬是从人群中挤了进来，累得满头大汗的。一走路，全身上下的肉无不在抖动着，四肢粗壮，以至于地板几乎都要被踩碎了，发出让人吃惊的“砰砰砰”的声音。

也许是鲜少见到这么胖的女孩子，狗仔队里已经有人嗤之以鼻。

有人说：“天哪，这感觉堪比七级地震吧！震感强烈啊！”

又有人说：“那是谁家姑娘啊？那双腿，真像大象的腿啊……”

在众人议论之际，沈柔柔已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挤到沈薇薇身旁，竭力护着她走上楼梯：“让一让，都让一让！”经纪人和保安也紧

紧地跟了上来。

也许是慑于沈柔柔的气势，狗仔队里竟然无一人敢不让路，都纷纷退后了。偶尔有人想要再上前，麦克风刚伸过去，就被沈柔柔深深的一瞥给吓退了。

沈柔柔力大无比，一边向外推搡着狗仔队，一边半拥着沈薇薇一步又一步地突破狗仔队的封锁线，终于成功进了休息室，把一众狗仔和摄像机隔离在外，取得了小的阶段性胜利。

休息室外。

摄影师嫌弃道：“这样怎么发报道啊？你们怎么都不冲上前去发问啊？”

其中一个狗仔生气地把麦克风一摔：“那也得看看形势，那胖妞的手臂比我大腿还粗！you can you up啊（你能你上啊）！”

还有人在猜测：“那胖妞那么厉害，是哪里请来的保镖啊？”

“谁知道啊，简直神一样的队友！”

“错了，是猪一样的队友，她胖得可以挡住我的手机信号！”

人群里爆发出一阵笑声。

突然有人高呼：“江思成来了！大家冲啊！”

众人又一股脑儿地冲了过去，噼里啪啦一阵狠拍。

休息室外熙熙攘攘，鸡飞狗跳。休息室里，沈柔柔啪地拍了一下桌子：“姐，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瞒着我和爸妈？”

沈薇薇捧着脸揉眼，带着哭腔道：“柔柔，爸妈是不是都知道了？”

沈柔柔并没有回答。她气得脸红脖子粗：“那些狗仔真浑蛋，就这么欺负你！”

沈柔柔今年在育德读大一，刚结束了军训的封闭训练，就听说了这么爆炸性的消息。她沈柔柔的姐姐离婚，她居然现在才知道，而且那个弱鸡姐夫，居然还敢劈腿？她要是早点知道，应该已经一掌把他拍死在沙滩上了！

叔叔可忍，婶婶不可忍。沈柔柔跟学校请了假，飞快地赶到法院给姐姐撑腰，没想到一来，就看见了这么气人的场面。

“姐，接下来怎么办，咚咚锵怎么办？”

江冬冬是沈薇薇和江思成的儿子，今年才四岁，沈柔柔老打趣地叫他咚咚锵，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他的小名。

沈薇薇捂着脸：“估计争不过了……”

“怎么会？那个渣男，还想要孩子！他痴心妄想！”沈柔柔简直要气炸了。

“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经纪人陈姐适时地拿出一沓资料，“对方这次重金聘请了黎叶铭黎大律师。”

沈柔柔拿过黎叶铭的资料和照片，瞄了一眼。照片上的男人有一双狭长的丹凤眼，穿着得体的西服和面料考究的白衬衫，戴一条蓝白相间的领带，衣冠楚楚的，一看就是精明的典范。

她顿时破口大骂道：“什么大律师啊，一看就是衣冠禽兽！咦，还和我同一个学校。是育德大学毕业的？唉，真是育德之耻啊！”

“这位黎律师虽然年纪轻轻，但实力不可小觑。听说他是正成律师事务所的常胜将军，出道以来，从来没有输过一场官司……”

陈姐的意思很清楚，江思成这次花大价钱请了这么犀利的律师来，就是要把咚咚锵抢走的。单从律师实力来看，他们这边简直毫无胜算。

沈薇薇呜咽着说：“如果冬冬被抢走了，我以后真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思成他，不会让我见冬冬的……”

沈柔柔握住沈薇薇的手，欲言又止：“姐……”

沈柔柔只知道自己的小宇宙正在熊熊燃烧着，但是这种考脑力的问题，实在是难倒了她。

两姐妹正沉默着，法院的工作人员叩了叩门，提醒道：“沈小姐，开庭时间到了。”

随后是冗长的案件审理阶段，沈薇薇坐在原告席上，江思成和黎叶铭坐在被告席上。为了保护江冬冬的隐私，法院禁止了狗仔队进入。

沈柔柔坐在旁听席，看着在被告席上端坐的姐夫江思成，还有他旁边那个衣冠楚楚的帮凶黎叶铭，气得手攥成了拳头，脸色涨红。

江思成居然还恬不知耻地说：“我并不是婚内出轨，我只是因为工作太忙，比较少在家陪着她而已，没想到她居然想出这么多无中生有

的事……法官，她所说的，全部都是无凭无据，栽赃陷害！”

沈薇薇只是哭着说：“你说谎！”

此时，坐在江思成旁边的穿西装打领带的黎叶铭施施然站起来，从容不迫地说：“事实上，现在根本就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我的当事人在婚姻里面存在过错。”

黎叶铭又拿出一沓资料：“这是我当事人江思成先生的收入状况表，此外，江先生还为江冬冬小朋友设立了从一岁到十八岁的教育基金和教育计划。很明显，小孩子由江先生抚养，可以得到更加优质的发展机会和条件，这些都是沈小姐所无法做到的。”

法庭旁听席上坐着的都是双方各自的亲戚好友，随着案件情况的展开，底下的人开始窃窃私语。

“这个黎律师真是太厉害了，一下就抓住了重点。对比太强烈了，现在城里又有谁可以和江氏科技比财力？”

“沈薇薇输定了，小孩肯定判给江思成！”

沈柔柔几乎要爹毛了。出轨了还不敢承认，不仅把自己有小三的事撇得干干净净，还把责任全推在了姐姐身上！这个渣男！还有那个浑蛋律师，别以为穿得体面、人模人样的就是好人了，居然帮渣男开脱，还要抢走咚咚锵，简直就是衣冠禽兽！

沈柔柔气得牙痒痒，火气再也忍不住，不怕死地站了起来，跑过去对着江思成大吼一声：“你这个乌龟王八蛋！”然后又迅速地脱下了自己的鞋子，对准了江思成，拼命地甩了过去。

沈柔柔本以为鞋子会砸在江思成身上，可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鞋子在空中画出了漂亮的抛物线，下一秒，就破空甩到了另一边……

啪！

鞋子稳稳当当地落在了法官的桌子上……

法庭里的所有人全身一寒……

“谁？是谁在扰乱法庭秩序？”桌前横空飞来了一只运动鞋，法官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暴跳如雷地喊道，“法警过来，把扰乱秩序的人请出去！”

两个法警依言走了过去，各拽着沈柔柔的一只手臂，这就想要把她给架出去。

可……沈柔柔实在是太重了……

两个法警居然撼动不了她分毫……

沈柔柔死死地拽着凳子不撒手，稳如泰山地站在那里：“你们不去抓坐在台上的浑蛋，抓我干什么？”

黎叶铭淡淡地瞥了一眼沈柔柔，看见她走路笨重，肚子又隐约凸了出来。于是他向法官缓缓点头示意：“法官，她只是一个孕妇，还是让法警放了她吧。”

沈柔柔顿时觉得自己的膝盖深深地中了一箭。

她对着黎叶铭拼命地手舞足蹈，笨重的身躯差点要冲破栏杆走向世界。

“你才是孕妇，你全家都是孕妇！”

十五分钟后。

沈柔柔深深地觉得，法官大人和教导主任，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比如说，他们很善于抓重点，都可以抓着你的一个错误不放，再把错误无限放大。

又比如说，他们口才超级好，能够洋洋洒洒地说一大通似是而非的道理，让你觉得做了这一件错事，就对不起所有人，浪费了所有人的时间……

“你看看，就因为你的举动，我们的庭审无法继续。假设法庭上有一百个人，每个人浪费一分钟的时间，你就足足浪费了我们一百分钟的时间！这一小时四十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做多少事了！”

法官说得太过道理，沈柔柔竟无力反驳。

法官喋喋不休地教育了沈柔柔十五分钟，直到沈柔柔弯着腰认错：“法官大人，我错了，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还有下次……你还想有下次？”

沈柔柔于是又改口：“是我不敢有下次了……”

“你作为沈薇薇的亲人，愤怒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法官把沈柔柔说了一通，觉得教育得差不多了，这才苦口婆心道，“这次我们就不追究了，以后可再不能这么做了。”

“是，是的……”

“这边法庭做一下记录，做完你就可以走了。你叫什么，和沈薇薇什么关系？”

沈柔柔抬起头，真诚地看着对方：“我叫沈柔柔，是沈薇薇的妹妹。”

法官抬了抬眼睛，看了看肥硕健壮的沈柔柔，又看了看亭亭玉立的沈薇薇，低声问：“是亲姐妹？”

沈柔柔弱弱地说：“是……”

“同一个爸妈？”

沈柔柔觉得自己的膝盖又深深地中了一箭。

她和沈薇薇是亲姐妹的事，说出去都没人信。简单来说，沈薇薇看起来是三百六十度无死角的大美女，而她从三百六十度来看，都是一颗球。一颗无论从正面看，从背面看，还是从头顶上看，都肥得圆滚滚的球！她脸上的肉活生生地肥出了双下巴，游泳自带三层游泳圈。

沈柔柔不仅肥到了一定境界，还经常因为买不到衣服而苦恼……

活了十九年，沈柔柔本来以为自己已经可以很坦然地面对自己是个胖妞的事情了，可是一天被人刺激了两次，她的自尊心还是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报告法官大人，我爸没出轨，我妈也没出轨……还有，我和我姐小时候长得挺像的，只是在长大的过程中，我有点跑偏了……”

沈柔柔很想说，其实在变胖之前，她也曾经是一个瘦子……

“这也偏得太厉害了……”法官嘀咕了一声，“好了好了，你可以回去了……小心看路，别撞坏了门……”

沈柔柔耷拉着头走出去的时候，发现江思成正拉着沈薇薇在门边说话，江思成的样子看着挺云淡风轻的，八成又是在欺负沈薇薇。

“你干什么？别对我姐拉拉扯扯的！”沈柔柔走过去，推开了江思成。

鉴于沈柔柔刚刚闹出的动静，江思成一看见她就在脸上扯了个弧度：“柔柔，怎么见到我就像见到仇人一样，要严格来算，我还是你姐夫。”

沈柔柔艰难地在脸上挤出一个鬼脸：“我才没有你这样的姐夫！”

也许是沈柔柔的鬼脸丑得江思成不忍直视，他转头看着沈薇薇说：“只要你撤诉，对我在外头的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可以保留你江太太的头衔，冬冬也还和爸爸妈妈住在一起……薇薇，你好好考虑一下我的建议……”

“姐，别答应他！”

“柔柔，大人说话，你别插嘴。”

“我已经十九了，不是小孩子了！”沈柔柔气鼓鼓地对江思成吐了吐舌头。

江思成不客气地看了沈柔柔一眼，刻薄道：“你要真有空就去减个肥吧，看看你的样子，胖得像个孕妇似的，像话吗？”

沈柔柔撇了撇嘴：“才不要你管！”

沈薇薇也握起沈柔柔的手，对江思成说：“柔柔怎么样是我家的事，不用你管。”

“又不是我妹妹，我才懒得管。还有三个月的调解时间，你好好考虑，我先走了。”江思成双手插在裤袋里，说完最后一句，就头也不回地从另一条通道走了。

江思成在的时候，沈薇薇还能一鼓作气地保持战斗状态，江思成走后，沈薇薇就像一个被放了气的气球，完全没了生气。

陈姐扶着沈薇薇，担心地说：“你脸色不太好，我送你回去吧。”

沈柔柔主动请缨：“我也去！”

“柔柔，你学校还有课，你先回去吧。”沈薇薇努力地挤出一个笑容，“我没事的。”

“柔柔，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啊？”

下午上课的时候，沈柔柔一直心不在焉，想着沈薇薇的事，好友李楚云叫了她几次都没听见。

“楚云，你刚刚在说什么？”

楚云激动万分地说：“一会儿的普法讲座啊，大家都很想期待呢！早上班主任通知了，你不会还不知道吧？”

“普法讲座，什么普法讲座？”

楚云神秘兮兮地拿出了学校的宣传单，指了指上面的介绍说：“就是育德大学和正成律师事务所的一个合作项目。正成律师所每年派驻法律顾问，向育德的大一新生们，也就是我们讲解法律知识，开法律讲座，为期一个学期。”

沈柔柔对这个什么法律讲座倒是兴趣缺缺，但楚云很感兴趣，沈柔柔只能作陪，硬着头皮跟去了。

她们到的时候，大礼堂已经挤满了人，人山人海的，几乎找不到站着的地方了。

周围的人像是打了鸡血一样叽叽喳喳，沈柔柔只觉得头晕眼花。现在刚好是九月，秋老虎猛于虎，她又长得胖人一等，怕热怕得跟什么似的。一往人堆里头站，全身的汗就像瀑布似的哗啦啦往下流。

沈柔柔一边拿着小风扇吹吹风，一边问：“到底是什么人过来普法？怎么个个都跟打了鸡血似的？”

她从不人堆里穿过，还听见有人窃窃私语，说什么“程子薰律师”，什么“蒋一曦师兄”的事。

楚云说：“现在不只是大一新生过来听讲座，其他年级的都跑过来听，还有研究生学院那边的人过来呢。”

沈柔柔有点不明白：“这讲座有这么好听？听了能有奖学金？”

这么热的天气，躲寝室里吹空调不好吗，不然跑到图书馆看书也行吧，非要在这里凑热闹？难道说现在法制宣传已经十分到位，以至于大家都迫不及待地想要拿起法律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利？

一想起沈薇薇的事，沈柔柔觉得自己的想法有点道理。她幽幽地叹了一口气：“唉，是该普法，我也得多学着点……”

楚云对着她神秘一笑，偷偷地跟她咬耳朵：“其实育德的人本来

是没有这么重视这个普法讲座的，但是自从一个神秘的传说在育德流传开之后，来听普法讲座的人就多了起来。”

“什么传说？”沈柔柔不以为意地问。

“传说来育德普法的律师，都会和育德的学生谈恋爱。”

“有这么邪门？”

“听说上一次来的程子薰律师，就和我们的蒋一曦师兄在一起了。”楚云捂嘴，“我听人说，今年来的，可是一个男律师哎……搞不好，在座的人就有机会呢……”

就在楚云说话的间隙，沈柔柔已经拆开了一包薯片，扔了好几片在嘴里，一边嚼一边说：“拉倒吧，与其信这种传说，还不如去信女厕所里有幽灵那样的鬼故事呢！”

看着沈柔柔手里持续补充着的零食“弹药”，楚云实在无语了：

“柔柔，就连来听讲座，你也要带上你的零食……没救了没救了……”

“你懂什么？不吃，怎么有力气减肥？况且，我可以边吃边听啊，反正听讲座和听课一样，又不影响我吃东西。”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沈柔柔已经把一大包薯片给吃光了，正打算开一包小熊饼干。

就在她要开小熊饼干的时候，大礼堂里爆发出了阵阵尖叫声，似乎是来普法的律师到了。他在台上和校长握了手，校长拿着麦克风，庄重地向同学们介绍育德的普法传统，说明普法的好处。

沈柔柔全然没有顾及台上的事，小熊饼干的袋子打不开，她正在全神贯注地和它做殊死搏斗。她运力于手指上，就听见台上的校长似乎是说了这么一句：“……黎叶铭律师是育德大学的优秀毕业生，也是正成律师事务所的优秀律师，同学们要好好向黎师兄学习……”

“啪啪啪……”

台下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与此同时，沈柔柔如慢动作般缓缓看向台上那抹熟悉的身影，喃喃地吐出：“居然是他……”

黎叶铭！那个帮江思成打官司的衣冠禽兽，那个在法庭上说她是孕妇的大混蛋！

她做鬼也不会放过他！

沈柔柔两手捏着小熊饼干的袋子，一想到黎叶铭，怒气就源源

不绝地冲上来。她一怒之下，化悲愤为力量，啪的一声把袋子给打开了。

沈柔柔伸手抓了好几个巧克力小熊，塞到自己的嘴巴里用力地咀嚼。

台上，黎叶铭正拿着麦克风向台下的师弟师妹们挥手致意：“大家好，我是黎叶铭。”

沈柔柔把小熊饼干当成了黎叶铭，一气之下，又多吃了好几个。

在她身侧，女同学们全部都激动得尖叫起来，全场气氛热烈得让沈柔柔周身的温度又上升了好几度。气浪滚滚袭来，差点没把她给热死。

“黎师兄好帅！声音好好听！”

“看起来好儒雅！我怎么就不能早生几年遇见他呢！”

“如果传言是真的就好了，好想和他谈恋爱啊！”

“实在是太讨厌了……太虚伪了！就是一个衣冠禽兽！”

沈柔柔连贯地重复着把小熊饼干扔到嘴里的动作，楚云忽然塞了一张纸在她手上，说：“待会儿有问答环节，快点帮我想想有什么问题可以问。”

沈柔柔放下了饼干，认真思考以后，拿起笔，在纸条上面写下了几个潦草的大字：黎律师，请问中午吃点儿什么好呢？

“黎律师，请问中午吃点儿什么好呢？”

看到这张纸条的时候，黎叶铭忍俊不禁。

今天是他头一回来育德大学开展普法讲座，校长很热情，同学们更有激情。但是在问答环节里面问的问题，却让他啼笑皆非。

比如问他有没有女朋友的，还有问他电话号码的，甚至还有问他性取向的……相比之下，这张写着“中午吃点儿什么好呢”的纸条实在是太正常了。

黎叶铭拣了几张正常的回答了，又抽了那张问中午吃什么的，拿起了麦克风说：“有同学问我中午吃什么好，我记得育德第一饭堂和第

三饭堂的菜还挺好吃的，还有校门口的……”

楚云激动得几乎跳起来：“柔柔，黎律师回答你的问题了！柔柔……”转过头去，才发现她的座位空荡荡的。

楚云嘀咕着：“去哪里了？难道是上厕所还没回来……”

与此同时，沈柔柔正进行着天人交战。

她的眼前，是一辆流线型的银色奥迪车。她记得，早上开庭，黎叶铭就是开着这辆车从自己眼前过去的。

车型她记得，车牌更不会记错。

她上厕所的时候，不经意间在学校临时停车场里看见了他的车子，这是不是上天特意安排的呢？

沈柔柔往嘴里倒了几颗巧克力豆，飞快地拿出手机，在网上搜索“怎么捉弄自己讨厌的人”。

搜索到的方法琳琅满目，有说“深夜无人吊死在他家门口”的，还有说“富养你的女儿去祸害他全家三代”的，甚至还有说“让他爱上你然后离开他”的……

沈柔柔在过滤了许多不中用的信息后，突然一条答案闪过她的眼眸。

“在他家门锁上粘口香糖。”

虽然她不知道黎叶铭家在哪里，但是他的车子不正好在眼前吗……如果把口香糖粘到他的车锁里，应该会气死他吧……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沈柔柔正想这么做，却发现，自己今天带了棒棒糖、巧克力、牛奶糖，就是没有带口香糖……

实在是太沮丧了……

那种沮丧的感觉，简直是尼姑捡到梳子，空欢喜一场啊……

“难道要这样放弃？”沈柔柔又接着下拉页面，一条答案跃然于手机屏幕之上，吓得她差点把手机丢掉了。

“为了在小区里占车位，竟然用、用那个贴在车身上！这样也行？”沈柔柔吞了吞口水，又抬起头看了眼那辆银色的车，“……这么做会不会太窘了？”

就在沈柔柔想放弃的当口，沈薇薇伤心的面容从她脑海里一闪而过，瞬间一股熊熊的怒火冲上头顶，势不可挡。

“这个大——浑——蛋——”沈柔柔从自己的包包里拿出了一包超长夜用，恶狠狠地撕开了包装袋，在黎叶铭的车子边鬼鬼祟祟地贴了起来。

其间，她还吃了一条士力架。然后走到附近小卖部，扫荡了店里所有的女性卫生用品，足足花了她半个月的生活费！心好痛！

★★★★★ ★★★★★ ★★★★★

同学们果然很热情，做完讲座，黎叶铭还被簇拥着回答了好多问题。当他从大礼堂里走出来时，已经比预定的时间晚了半个小时。

在临时停车场里，黎叶铭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银色奥迪。

不，那已经不能算是银色的了。银灰色的车身上，被人恶作剧地贴了大大小小的白色物体，连车顶都不能幸免。整辆车看起来像一只匍匐在那里的怪物，有着说不出的怪异感。

黎叶铭再向前几步，便可以确定，那些密密麻麻贴在他车身上的，是电视上经常播的，跑步、健身、好好睡觉必备的某种女性用品。

黎叶铭尝试着撕了一张，撕是撕掉了，可车身上却留下了星星点点的白色胶状残余，上面还隐隐粘着细碎的棉絮……

如果强硬地把这些卫生巾撕掉，车上就会遗留下大大小小、形状不一的白色物体。把这样的车开出育德大门，黎叶铭自认没这种勇气。

这车子是非洗不可了。

黎叶铭想明白了，此时他无论是把车上的卫生巾扯掉，还是将这辆车贴满卫生巾的车子开出育德，都会成为别人的笑柄。

恶作剧？

还是有人要让他育德出丑？

下意识地，他用眸光扫射四周，发现一棵树后，似乎有一片巨大的阴影。

哦不，应该是一个巨大的身影。

黎叶铭冷笑着，拨通了助理小张的电话：“小张，联系拖车公司来育德……”

小张在电话那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黎律师，发生了什么事吗？是车子抛锚了？”

“你别管，照做就是。”黎叶铭顿了顿，又说，“另外，再重新派辆车过来接我。”

他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向那个巨大的身影走去。

与此同时，沈柔柔的心扑通扑通地，仿佛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似的。

皇天在上，后土在下，她沈柔柔活了十九年，从来没做过这样的坏事。现在听着黎叶铭在叫车，情况似乎还挺严重的……

沈柔柔顿时觉得压力山大的起来，她打开背包，拿出一条巧克力，撕开包装纸，狠狠地啃了一大截。

“呼……”

一条巧克力吃进了肚子里，沈柔柔觉得紧张的心情仿佛舒缓了一点儿。

黎叶铭那边没有了动静，事情似乎解决得很顺利？沈柔柔专心致志地啃着巧克力，完全没有发现后面步步逼近的危险。

就在她开吃第二条巧克力的时候，一抬眼却发现眼前的阳光都被遮挡住了，在她身上投下一片影子。

是黎、黎叶铭！

沈柔柔大吃一惊，刚刚吃下的巧克力卡在喉咙里，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难受极了。

“咳咳……咳咳咳……”她连眼泪都出来了，靠在大树旁，努力地弯下腰，极力想把巧克力吐出来，却怎么都做不到。

当沈柔柔吞了好多口水，终于把那巧克力块从喉咙里头给压下去时，就听见黎叶铭的声音从背后缓缓地传了过来：“这是不是就叫偷鸡不成蚀把米？”

沈柔柔回过身，背抵着大树，极力辩驳着：“你、你怎么知道是我？”

顿了半晌，沈柔柔又硬着头皮说：“又不一定是我做的！”

黎叶铭冷静又从容地说：“一般来说，犯罪嫌疑人犯案之后，基于好奇心理和挑衅心理，都会回犯罪现场再看一遍。”

“我才没有！”

“是的，你不属于这种情况。”黎叶铭冷冷地说，“你一直躲在树后面观察我。”

“你……怎么知道的？”沈柔柔惊恐地问。

“下次别躲在树后面了，根本就挡不住你。”

沈柔柔竟无力反驳。

黎叶铭微眯着眼，眼底闪着精光：“还有，下次要贴的话，把手洗干净了。上面还有巧克力酱。”

太……太过分了……

沈柔柔仿佛听见了自己内心绝望的声音，黎叶铭实在太聪明了，什么都逃不过他的法眼！这种在智力上被人秒杀的感觉好让人无力……

沈柔柔把剩下的巧克力奋力地一摔：“是的，就是我干的，那又怎么了？谁让你帮坏人辩护了？”

她只不过是给沈薇薇讨个公道而已！反正她也没干出啥伤天害理的事，要是黎叶铭真的把她揪出来交给学校，那她也只能……跑了！

说时迟那时快，沈柔柔提气、吸气，一鼓作气地往外跑。

也不知道是她时运不济、命途多舛，还是太久没跑步，以至于在这么关键的时刻，她居然掉链子了！

沈柔柔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跑了三步，就砰的一声，重重地摔到了地上，扭伤了脚……

树上的叶子纷纷掉了下来……

还有几片落在了沈柔柔的头顶上……

这叫个什么事？

在黎叶铭面前丢脸丢大发的人，是她是她还是她啊！沈柔柔觉得自己要糗到外太空去了，简直要悲愤而死有木有！

黎叶铭缓缓地走了过来。

沈柔柔本以为黎叶铭会到校长那儿告她一状，或者狠狠地把她教

训一顿，她闭上眼，等待着黎叶铭发作。

可谁想到，他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话，却让她哑口无言。

“胖妞，如果你是医生，明知那个人是罪犯，你还会去医治他吗？”

“我不叫胖妞！我叫沈柔柔！”

“哦……沈肉肉。”

“是柔柔！”沈柔柔瞪着眼，腮帮子一鼓一鼓的，“还有，你刚才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正在这时，黎叶铭的手机响了，小张在那边说：“黎律师，车子到育德了，你在什么方位？”

“育德东边的临时停车场，大礼堂外面。”黎叶铭简明扼要地说了自己所处的地点，然后挂了手机，看着沈柔柔说，“如果说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那么律师的职责就是……为当事人谋求最大的利益。”

黎叶铭淡淡地说：“在这点上，我没有错。”

“这么说好像是没错……”沈柔柔揉了揉眼，“可是……可是……”

虽然黎叶铭说得很有道理，她也仿佛要被说动了，可是她就是觉得有不对劲的地方！

车子很快驶了过来，在他们身边停下。

“黎律师，你的车子需要检查哪里……吗……”小张下了车，慌慌张张地左顾右盼。

一看到那辆银灰色的奥迪，小张顿时哑了。

“叫拖车就行。”黎叶铭简单地吩咐了几句，就要上车。

“我想到了！”沈柔柔却突然及时地扑了过去，拉着黎叶铭的衣袖，涨红了脸说，“如果江思成是婚内出轨的渣男，你帮他的出轨辩护，就是、就是他的帮凶！”

“帮凶？”黎叶铭一副“你不是在逗我吧”的眼神看着沈柔柔，嗤之以鼻，“法律常识都没有，以后还是多听几节讲座吧。”

沈柔柔张牙舞爪地扑上去：“慢着！黎律师，我知道你是个好

人，你总不能助纣为虐吧？”

黎叶铭冷冷地扫了一眼沈柔柔，对小张说：“把她拉开。”

小张内心简直有千万匹草泥马奔腾而过。叫他把眼前的这个胖妞拉走？他又不是拖车，哪儿来那么大的力气……

小张缓了缓神，抽了一口凉气说：“黎律师……我、我先打电话给拖车公司……”

小张遁逃之后，剩下沈柔柔和黎叶铭大眼对小眼。

“你拉着我也没用。”

“我没想拉你，我就想说服你……”沈柔柔见硬的不成，就想来软的。

“很明显，你说服不了我。”

“我很有毅力的，黎律师，如果你不答应我的话，我会每天像唐僧一样喋喋不休地找你说话！”

黎叶铭不耐烦地伸出两根手指，抽出了沈柔柔手里拽着的衣角：

“肥胖的人没有说毅力的资格。”

“你！”沈柔柔喃喃，“你怎么能人身攻击！”

“拣对方的弱点来打击，是律师的职业技能。”面对恶作剧的小胖妞，黎叶铭一点都没有手软。

沈柔柔叉腰说：“那有没有人告诉你，你是个衣冠禽兽？”

“就你这个身材，估计没人想对你禽兽。”

“啊啊啊啊！”黎叶铭的气场太强。他只需要轻飘飘的一句话，沈柔柔就完全没有还手之力，只剩下抓狂而已。

就在两个人对峙的时候，她的手机响了。

是沈薇薇打来的。

沈柔柔小心翼翼地瞄了黎叶铭一眼，压低了声音说：“喂？”

沈薇薇的经纪人陈姐在那头说：“柔柔，是我，陈姐。薇薇这边走不开，你能不能去幼儿园接一下冬冬？”

“行，没问题，就交给我吧。”

沈柔柔挂了电话，对黎叶铭做了一个鬼脸：“今天就先放过你……不过，下次我一定会驳倒你的！”